

天主教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學士論文

指導老師：胡克威

人們如何看自己的社會地位？

— 影響台灣民眾階級認同因素之探討

How people judge their social status?

— Research on factors in Class Identification in
Taiwan

學生：楊宜錚撰

中華民國一〇三年十月

天主教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學士論文

人們如何看自己的社會地位？

— 影響台灣民眾階級認同因素之探討

How people judge their social status?

— Research on factors in Class Identification in
Taiwan

學生：楊宜錚撰
指導老師簽名：

中華民國一〇三年十月

系所章戳：

謝辭

在這次寫論文的經驗中，我所得到的，遠遠大過於寫完一篇論文這件事。在長達一年的掙扎裡，我真正體驗到什麼是從無到有，以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這句話。

感謝胡老師的指導，讓我知道自己哪裡不足，不管在寫作上或是待人處事上，我都還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進。感謝一路以來陪著我一起努力寫作的組員和系上的朋友，如果沒有妳們互相鼓勵和督促，這一年也不會這麼踏實。感謝謝育茜學姐，在我找不到方向的時候給我支持，讓我放心去做。也感謝家人的鼓勵，因為有他們的支持，我才能無後顧之憂的完成這件事。

這次的寶貴經驗，也讓我重新思考了未來的方向，反省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麼，而不管未來會往哪裡走，在這個過程中所得到的滿滿收穫都會是我豐沛的養分。

楊宜錚

中文摘要

考量到近代台灣社會中的階級，已逐漸脫離過去壁壘分明的情況，本文在探討台灣民眾階級認同因素時，除了傳統的客觀階級外，另外加入了人際關係與個人基本背景的影響。透過《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六期第三次問卷一（社會階層組）》之問卷資料，筆者將以線性迴歸以及多項邏輯迴歸兩種方式進行各因素的分析比較。

結果顯示，客觀階級對主觀階級的影響，並沒有想像中來的強大，其中有一部份的影響力是來自個人背景因素，且個人的薪資水準對主觀階級的影響程度已與客觀階級相當。另外教育程度、年齡，以及對人際關係的評斷等等，皆對主觀階級有顯著的影響力。由此一結果可知，台灣民眾對於自我階級的認定，並非全然受客觀階級所支配。

關鍵字：階級認同、客觀階級、階級意識、人際關係

Abstract

As the lines between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of Taiwan are blurring in the modern time, this dissertation aims at figuring out the factors that determines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social classes among the Taiwan people with respect to the effects of the traditional factor, i.e., the objective classes,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basic individual backgrounds. Based on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the author analyzed these factors statistically by doing the Linear regression and the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objective classes do not set as much influence on the objective classes as we might expect, nevertheless the influence of the individual backgrounds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wage rates upon the subjective classes and the objectives classes are similar. In addition, the subjective classes are also determined by factors such us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ge and the evaluation of one'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o conclude, the subjective classes are not the predominant factors in identifying the social classes of the Taiwan people.

Key word : Class identification, Objective Class, Class consciousnes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目錄

謝辭	I
中文摘要	II
Abstract	III
目錄	IV
表格目錄	V
圖形目錄	V
壹 前言	1
貳 研究問題	4
參 文獻探討	6
一、客觀階級	6
二、主觀階級	8
三、客觀階級連結主觀階級	9
肆 研究的方法與步驟	11
一、數據來源與測量方式	11
(一) 主觀階級	11
(二) 客觀階級	12
(三) 人際網絡	13
(四) 個人背景因素	13
二、研究假設與設計	17
三、研究架構	17
伍 研究結果分析	18
一、最適模型檢定	18
二、主觀階級認同(一)的決定因素	21
三、主觀階級認同(二)的決定因素	23
陸 結論與檢討	27
一、研究結果	27

二、	研究困境與建議	28
柒	參考書目	29

表格目錄

表一	本研究主要變量的敘述統計(N=1133)	15
表二	本研究主要變量之間的相關係數	16
表三	線性迴歸模型檢定——主觀階級認同(一)的迴歸係數(N=1133).....	19
表四	最適模型的選擇 (N=1133).....	20
表五	主觀階級認同(一)的線性迴歸估計	22
表六	主觀階級認同(二)的多元邏輯迴歸估計：以主觀階級認同自己屬偏下階級為對照組之 相對風險值(RR)	26

圖形目錄

圖一	台灣民眾主觀階級次數分配直條圖	12
圖二	台灣民眾 EGP 階級分類次數及百分比	13
圖三	階級認同傾向之機率分布—教育程度的影響.....	24
圖四	階級認同傾向之機率分布—個人月收入多寡的影響（以萬元為單位）	25

壹 前言

在日常生活中，階級因素與人們的生活緊緊相扣。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們在不同的階級環境裡成長，並建構出各自的階級意識。而個人的階級意識，也潛伏在每個人思考的脈絡裡，不知不覺左右了人們的選擇，甚至影響到人們對自我的定位。如同命運一般，階級在冥冥之中安排好了一個人的生活機遇，以及人生發展的可能。這一點，可以從大多數人一生中都必须經歷的教育、人際網絡以及擇偶方面來想像，其實主觀階級因素在其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操縱角色。

以教育來說，即使台灣已發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多年，民國100年更進一步推行了十二年國民教育，欲提升下一代的教育程度，減緩父母社會地位的影響，但個人可接觸到的教育資源，仍存在著階級上的差異。從客觀的環境差異來看，居住在偏鄉地區、家庭收入較少的人，可獲得的教育資源或是未來發展的空間都相對較少。在同輩的競爭中，這些人便處於相對弱勢。若想要獲得同等的學習成就，他們必須克服比其他人更艱難的困境。從主觀的階級認同上來看，人們若認定自己的位階較別人低，也會影響到個人的學習動力，鑄成教育成就不同的結果(徐沛雯 2005)。然而，即使先天條件上有困難，許多低階級的家庭仍會期望孩子能夠打破階級的僵局，將多數資源投資在孩子的教育上，期望能藉此改善目前的生活狀況。此現象也普遍出現在各個社會之中，人們相信教育程度的高低能夠帶動階級流動。

以人際網絡來說，生活在社會中的個人，所能觸及的人際網絡以及社會資源，也受到所處階級團體的影響。舉例來說，農家子弟較少有機會將政商名流包含在交友範圍內。其原因不僅是兩團體間的接觸機會較少，也可能是兩團體中的個人，在主觀上即認定各自所屬的階級團體差異性太大，而不願意和彼此建立關係。有限的人脈關係，使得較低階級能取得的社會資源較少，由低階級往高階級流動的機會也就減少了許多。

甚至在戀愛關係和婚姻中，人們擇偶的條件也受到階級因素的影響。「門當戶對」在傳統台灣社會中，是人們選擇另一半的重要考量。在婚姻關係上尤其是如此，需要符合這一點，才容易受到眾人的祝福，其背後隱含的便是階級概念。直到現代，在自由戀愛的社會趨勢中，這樣的傳統觀念仍存在著。長期以來，在東方社會中，由相似的階級團體所組成的兩人關係，常被視為擁有較和諧、穩定、且平等的特性。藉著傳統家庭觀念的承襲，人們也認識到門當戶對會使家庭更美滿。而從小的潛移默化，也使得個人在淺意識中對此烙下深刻的印記。因此，與身家背景或職業階級相近的伴侶組成的婚姻，不僅容易受到身邊親友的支持看好、外界的壓力較少，兩人關係的發展也能減少許多問題與阻礙。另外，也可能是因為兩人發展出了相似的階級意識，在相處時也較能夠理解對方的緣故。

階級不僅影響著日常生活，在學術範圍裡，階級還包含了社會資源的分配形態與機會結構的概念在其中。(蔡瑞明 2008)而透過階級分類，也使得不同群體間的差異可以互相比較，讓潛藏在社會結構下的不平等能被彰顯。藉此，人們能更清楚的檢視社會資源的分配是否平均、資源的取得機會是否相同、以及個人在社會上的生存機會有無明顯差異等等。因此，社會學在討論所得分配不均、人口遷徙、成就差異等各式社會現象時，階級因素便經常

被引為其中的一個核心概念，(薛承泰 1997, 蔡瑞明 2008)用以顯示在面對各式社會問題時，不同社會群體遭受其害的風險有多少差異。

階級研究的發展，在日常生活和學術領域都相當重要。然而近年內，台灣投入階級研究的學者卻越來越少。相對於國外學者在階級研究上理論和方法的不斷修正和精進，國內的階級研究發展不僅起步較慢，其熱潮的消退也較其他國家快速。在 1970 年代到 1990 年代初的這段時期，是台灣學界進行階級研究的高峰期，學者們開始將此作為一個重要主題來討論。階級成為當時學界謂為風尚的主流議題，投入的研究者數量和論文的產出都相當豐富。從一開始純粹使用經驗資料的分析與應用，到 1990 年代，統計方法逐漸被引用至階級領域，也讓階級研究的分析技術有了進一步的提升。然而到了二十世紀末，社會科學所涉及的領域及議題越來越多元化，卻也使得階級研究漸漸衰退，其中可能還包括國內理論與題材的貧乏、以及長期以來沒有突破傳統研究方向等原因。(蔡瑞明 2008)

雖然台灣的階級研究逐漸勢微，但階級概念的重要性仍未消滅。透過台灣變遷調查資料庫長期以來累積的抽樣調查資料，也逐漸建立起較以往更完整的階級資料庫，可供未來持續發展此領域的研究使用。台灣變遷調查計畫從第二期開始，每一次的問卷編列都會將階級問題納入其中。此一作法不僅顯示了在因應各種社會現象分析時，階級因素已成為基本變項，也有助於紓解目前階級研究題材貧乏的困境，期望未來階級研究的發展能夠更多元、更切合台灣社會。

階級對個人生活及意識的影響、學界長期以來的努力以及歷年來資料庫的累積，都印證了階級概念的重要性，需要持續的投入研究及檢驗理論的適用性。然而在統計方法的運用中，多數研究仍只使用客觀階級的變項進行討論，較少談及主觀階級變項，忽略個人的階級意識所造成的影響。如此一來，可能將低估了階級對個人態度與行為的解釋程度，使得討論台灣各項社會現象時無法分辨出階級差異，這一點可能便是造成台灣階級研究長期以來難以突破的原因。

而在討論主觀階級變項的運用時，首先必須建立的，即是客觀階級認定和主觀階級意識之間的連結。其連結的重要性，除了在於可能將突破目前的研究困境外，也是為了找出他人建構與個人意識之間的落差。客觀階級等同於社會所建構的個人身分，而主觀階級則代表了個人生成的階級意識。個人在經歷社會化的過程中，會將他人如何看待自己，作為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依據，並透過社會互動、與他人的相互比較，認識到自己的身分地位和他人之間有何不同，進而生成某種階級意識。然而在考慮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問題時，這裡所說的他人，不僅是由社會建構的客觀階級位置而已，更直觀的，還需要將生活中所接觸到的他人所包含在內。此外，個人的階級意識也並非為一個定值，在社會互動中，人們會對此持續的進行修正。透過社會經驗的累積，自己看待自己的依據，除了出生背景外，也可能包含了個人的學、經歷、接觸的人群、擁有的資源……等等的種種考量。總而言之，構成個人意識的因素有很多，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也會有所變動，其推論仍包含了非常多的不確定性，卻也代表了致力於主客觀階級研究的重要。

即使在早期發展的理論中，學者已試圖解釋主客觀階級的連結，但直到近期，兩者的連結方式仍然存在各種爭論。其產生爭論的原因，除了理論

與實際現象可能存在落差外，也可能因為早期理論所提出的連結方式仍有缺失，或是客觀階級本身便難以完全相映到個人的階級認同。而階級意識的理論會出現這樣的困境，主因仍是當人們在判斷自我階級時，容易受到許多不同因素的影響，而各個因素又會隨著社會結構的變遷而改變的緣故。

透過日常生活的反思，以及閱讀過去學者累積的論文資料後的種種發現，便促成了筆者投入階級研究。階級因素的重要性從許多方面都可以印證，但階級意識的形成卻一直是個複雜的問題，因此，筆者欲透過本研究，試著了解在當今台灣的社會結構下，主客觀階級之間的連結程度，而客觀階級地位及其他因素又將如何影響台灣民眾的主觀階級意識。

貳 研究問題

早期研究中指出，在台灣，階級概念已普遍被民眾所認識(吳乃德 1994)。其中，針對台灣階級結構和階級認同的部分，過去的研究也多有討論。舉例來說，由許嘉猷主編的《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比較研究論文集》裡，便逐步將台灣地區的階級結構分類、主客觀階級、以及階級意識等議題，並將研究結果和其他國家的情況進行分析比較。(吳乃德 1994, 許嘉猷 1994, 蕭新煌 1994)。而對於階級概念的描述，在時空的推移之下，學術界也發展出了不同的脈絡。如：新馬克思主義學者 Erik Olin Wright 所提出，在不同層次上，客觀階級和階級意識的連結；而承襲韋伯階級理論的 John Goldthorpe 也提供了階級概念的另一種認定，其主客觀階級連結分式也截然不同。然而從先前學者對於階級解釋的爭辯和分家，也顯示了無論是過去或現在，對於階級概念以及階級的分類方式一直都沒有一個能讓眾家學者一致同意的定義。

在階級概念不明確的情況下，客觀階級與階級意識的相互作用便成了一個長期爭論不休的難題。而隨著世代的演進，社會多元發展，階級結構變遷的速度也比過去更快速，使得客觀階級和主觀階級之間的連結也多添了不少複雜因素。因此，在近代社會情況的考量之下，主客觀階級的連結問題若無後進的研究者持續投入去探索，階級研究的發展可能會跟不上時代改變的腳步。

現代社會的快速發展，也促使了今日的階級結構越來越多變。而雖然階級流動的效果仍各有爭議，不過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在許多國家中，階級在生活範圍上的區隔已經沒有過去這麼明顯。即使是生於不同社會階級的人們，也已經較有機會相互交流。因為這些多變的因素，使得在今日社會中，構成階級認同的因素越加複雜且多樣。

因此本文在討論主觀階級形成時，除了傳統的客觀階級外，將加入更多其他因素來共同討論。資源的差異、人際網絡的範圍、個人收入多寡等等，都可能使人們在相對比較之下形成了自我階級的認定。過去也曾有研究證實了這個可能，發現在社會網絡中可得到的精神支持和資源多寡，或是個人的性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等差異，對階級認同都有顯著的影響。(薛承泰 1997, 黃毅志 1998)。延續先前研究的成果，本研究在探討主客觀階級的連結時，也將加上人際網絡和個人基本資料等變項的考量。

總的來說，在當代社會進行階級意識研究，已不能單就客觀階級對其影響來作討論，而必須將個人的生活經驗也考慮其中。與傳統客觀階級相比，人際關係和個人基本背景，如：教育、居住地……等等，在今日是否對自我階級的認同有更大的影響力？正是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問題之一。而除了不同因素的影響力需要釐清之外，本研究想進一步針對各因素所影響之階級選擇的機率作分析比較，以確定各因素將如何影響主觀階級的選擇。而在這樣的研究發想中，另一點需要加以思考的是，個人的意識本身並非一個定值，階級意識同樣會隨環境條件的不同而出現不同傾向。在本研究所使用的問卷資料中，便有兩題以不同分類方式排列的階級認同問題，這是否會影響人們階

級認同的選擇，使得兩種分類方式的分析結果不同？也是筆者所好奇的部分。

因此本研究擬探討的問題是——在客觀階級、人際網絡，和個人基本因素三者相比較之下，何者對階級認同的形成較具解釋力？以及處在不同客觀階級、人際網絡，和個人基本因素之中，個人會傾向將自己歸類在何種階級？

參 文獻探討

在本研究進行主觀階級因素的相關分析之前，必須先討論在過去的研究中，主觀階級和客觀階級是如何連結，以及其連結的困境何在。而首先，筆者將對主客觀階級的定義作一個釐清，再去討論兩者之間的關係，以及為何兩者會存在不一致的情形。

一. 客觀階級

長期以來，客觀階級的分類方式常以職業來區別，根據工作崗位來判斷個人在社會結構中的位階。但在過去曾有研究批評這樣的方式，認為不該將職業視為階級的聚合體，而 Wright 也進一步釐清了兩者之間的差異，認為職業所區別的只是工作和技術，但階級的概念卻是建立於生產中的社會關係，兩者不必然相等，因此應延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以「個人是否擁有生產工具」或「是否受雇於人」來區分階級(許嘉猷 1987)。此分類方式在近期階級結構的研究中，也曾多次談及並使用(許嘉猷 1994, 林宗弘 2013)。

Wright 的階級分類方式，是基於三種不同的階級位置而來，分別為「基本階級位置」、「生產模式內的矛盾位置」、和「生產模式間的矛盾位置」。「基本階級位置」指的是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基礎概念，也就是相互對立的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資產階級擁有生產工具，在生產過程中剝削工人，工人階級則是沒有生產工具，被資本家剝削。「生產模式內的矛盾位置」則深入思考在生產結構中展現的階級角色，並不完全如「基本階級位置」所描述，呈現剝削與被剝削的兩極化，兩者之間仍存在著居中的經理階級。經理階級在面對資本家和工人時，分別扮演著被剝削又剝削人的矛盾角色，其位階必須憑藉著在兩個極端階級中的相對位置，才能加以界定。到目前為止，以上兩個階級位置都還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內討論，在「生產模式間的矛盾位置」的部份則是跳脫出資本主義生產的框架，指出雖然資本主義是當今主要的生產方式，但還是有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存在，例如：小雇主同時為生產工具的擁有者和使用者，他也和其他工人一起工作，從事簡單商品生產，在此的小雇主蘊含了資本家以及工人的特性，便產生了矛盾的階級位置。(許嘉猷 1994) 在考慮以上這些階級關係中存在的矛盾位階後，Wright 才修正並提出了新的階級分類方式，不僅更詳細且適用於現代社會的階級結構，因此廣被後人採用。

Wright 的分類方法為，先以「是否擁有生產工具」將階級分成「擁有者」和「被雇用者」兩類；在擁有者中，根據「是否雇人或雇人的數量」又可區分成「資本家」和「小資產階級」；在被雇用者中，依「組織中的權威」與「工作的技能」區分出「技術經理」、「專家」、「一般管理者」、和「工人」四類。而這樣的分析架構後來也曾遭受批評，指出這樣的分類只是在界定特殊階級關係中的「階級位置」，而非「階級」本身。(薛承泰 1997)

相較於新馬克思學派的學者，以個人在生產關係是處於「支配」或「剝削」來劃分階級，新韋伯學派則更著重在個人取得報酬的方式，(朱若蘭 2002)認為階級應該以生產工具、個人財產和市場情境來劃分。後來的學者並依此

衍生出一種在統計上分類階級的方式——EGP 階級，以職業為何、是不是自己經營事業、以及管理人數的多寡來分類。(秦廣強 2011)此外，先前也有研究台灣階級狀況的學者指出，相較之下新韋伯學派的分類方式更適用於台灣社會的階級狀況。(吳乃德 1994)

縱使兩學派對於階級的定義及改良方向不同，但不可否認的是，其分析階級的方式已較以往更有周延性，若要更精確的測量客觀階級，則必須將過去累積的測量方式、反應到實證的情形，配合上社會經濟的結構，來進行修正，而這應該是未來階級研究需要花更大心力的部份。

二. 主觀階級

根據過去吳乃德的研究顯示，80.9%的受訪者認為台灣存在階級，其中又有78.4%的比例認為自己確實處於某個階級之中。但更進一步以開放式的問題來測試他們對於台灣階級分類的定義後，可以發現民眾分類階級的基礎各有不同，甚至有部分的人並沒有將自己歸類在所分的階級內。(吳乃德 1994)也就是說，雖然台灣民眾對階級的想像和主觀階級之間仍有落差，但台灣民眾對社會階級的感受卻非常強烈。蕭新煌為此現象提出了一個疑問，相較於美國和瑞典兩個資本主義發展程度、社會階級的成熟化都比台灣高出很多的國家，台灣的主觀階級歸屬感為何會如此強烈，高達70%，而美國和瑞典卻只有40%和30%？

針對此疑問，其他學者提出了一個可能的解釋原因：台灣民眾對於階級的認識仍過於粗糙。即便人們心中有階級，卻又有高達68.5%的受訪者所列出的名稱不在資本主義所認同的勞工、中產和中上階級內，且受訪者經過提示後，又會陷入勞工和中產階級之間，不知將自己歸類於何者的困窘中(蕭新煌 1994)。

另一個可能的原因為，各國民眾用來界定階級的因素不同。從吳乃德的研究中可發現，有32.2%的受訪者是使用經濟基礎來界定階級。(吳乃德 1994)但在美國，民眾主要是以教育和職業地位來判別階級，英國則是依據「生產工具控制與否」以及「權威的位置」(薛承泰 1997)。

除了各國文化上可能造成的差異外，問卷的題目設計也可能造成結果的不同。且國內外的學者都面臨了此問題，並試圖改善。當階級等級的數目改變，或加入了新的階級分類時，人們的階級認同會改變。薛承泰在檢視了「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一期一次起至二期五次的問卷中，有關階級認同的問題後發現，三種不同的問卷答項設計方式，會產生不同的結果，答項中若增加了中下階級，則中層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比例會減少；答項若保留中下階級，刪去工人階級，中層階級的比例反而高達63%(薛承泰 1997)。

由以上敘述可知，無論是測量主觀階級或客觀階級，在解釋現實情況的時候都會產生是否適用的問題，兩種測量方式也各會產生差異，但也各有優點。客觀階級雖然容易比較，可以明確看出社會流動的趨勢，以及社會的階級結構。不過缺點就在於，因為客觀階級的分類方式並不單單只有一種，使得階級結構的分析也有不同結果，仍需用不同方式來互相驗證實際情況，另一方面則是由於人們較難認知到自己處於哪一客觀階級中，使得客觀階級較難與民眾的意識型態相連結。而主觀階級則相反，階級認同和意識型態之間的連結是比較容易的，但卻難以代表階級結構的現況。

三. 客觀階級連結主觀階級

過去研究中，雖然已有不少研究試著討論客觀的階級分類和主觀的階級意識之間的關係，但如何運用階級因素來做統計分析，一直以來都沒有一個標準的操作方式，不僅學者們處理階級變項的方法不同，在問題的設計上，也多有爭論。(林宗弘 2013) 由前述主客觀階級的文獻回顧可知，兩者的測量方式及目標是截然不同的，各有優缺點，至於主客觀階級在使用上該如何取捨，就必須先辨別兩者的關係和差異情形。

要討論客觀階級和主觀階級之間的連結，仍須回顧馬克思和韋伯兩學派，對階級結構和主觀認同做出的不同解釋。新馬克思主義學者 Erik Olin Wright 指出，兩學派的差別在於對三個連結階級位置和主觀認同的基本因素所持的比重不同，而這三個因素即為：物質利益、行動能力、以及生活經驗。傳統馬克思學派強調前者，認為物質利益的差別是來自於階級之間的剝削行為，同時階級之間也依賴著剝削行為，以維持彼此的對立關係；後來發展出的新馬克思主義學派也延續了這一點，強調各階級中物質利益的差別，會進而影響到個人的主觀認同與行為；韋伯則以後者為重，認為是階級中「生活機會」的差異影響了階級情境的形成，在此的「生活機會」包括了財富、生活條件、經驗、和機會等等。(薛承泰 1997)

在 Wright 後來建構的微觀－宏觀互動的階級形成模型中，也曾試著分別從個人和社會總體的角度，討論客觀階級結構對主觀意識的影響。在微觀層次上，Wright 延續馬克思主義裡「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理論，認為客觀的階級位置，會成為一個無形的框架，而人們在框架內的階級實踐經驗，便會累積堆疊成個人的階級意識。在宏觀層次上，則是以個人發展而成的階級意識為基礎，集結成組織化的群體，也就是一個階級，以追求階級的利益為目標，而各階級之間的鬥爭便會產生政治上的意識型態對抗。(林宗弘 2013) 也就是說，階級結構的不同，不管在微觀或宏觀的層次上，皆會導致意識型態有差異。

然而在實證的經驗上，主客觀階級的連結，長久以來都是一件很複雜的工作，其中的干擾因素隨著時代、國家、經濟環境的不同都有所變異。以台灣為例，即使有研究顯示出民眾的階級認同和客觀的階級位置和階級結構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關秉寅 2001)，但後續也有研究加入了「接觸的社會資本」的考量後，以認識的人的職業地位高低為自變項，結果發現社會資本越高，主觀社會地位就越高，即使是在控制了客觀職業地位的情況下，兩者的影響仍然顯著(黃毅志 2011)。

而除了主客觀階級的中介變項外，主客觀階級本身的差異也有待討論。隨著台灣貧富差距擴大，各階級的職業地位和主觀認同之間的差別也出現了變化。從個體層次的統計分析來說，在貧富差距惡化的社會環境中，又以非技術工人的所得下滑最多，反應到主觀階級評分的狀況是，原本認為自己是中層階級的非技術工人，主觀的階級認同逐漸轉向中下或工人階級，有下滑的趨勢。(林宗弘 2013)

總體來看，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證研究，都顯示了客觀階級位置不一定

會形成某種特定的階級意識。民眾主觀的階級意識和客觀認定的階級地位並不一定相符合，兩者之間在程度的差異也好、中介的影響也好，都是會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而改變的，必須持續追蹤才能知道社會階級結構和意識之間的變化。

肆 研究的方法與步驟

一、數據來源與測量方式

本研究將以量化方法為主，藉由全國性的抽樣調查資料，分析台灣地區的民眾在想像自己所處之階級時，容易受何種因素影響。而本研究所使用之抽樣調查數據，是2012年由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所執行，於7月15日起至10月14日，在本國進行面訪調查的第六期第三次的問卷一（社會階層組）。抽樣母體為具有本國國籍及戶籍、且年滿18歲的民眾，調查範圍以台灣本島為主。

在此次調查的資料中，總計共有2134個有效樣本，其中女性占了49.7%。受訪者年齡以20~59歲的人數居多，占全部樣本的76%，平均年齡為54.7歲。其居住區域多屬工商市區和新興市鎮，其次則是都會核心，分別占27.9%、27.3%、及23%。教育程度以小學、高職，大學者較多，分別占14.3%、18.3%、及14.8%。工作狀況以全職工作者居多，占56.3%。婚姻狀況則以已婚者居多，有58.9%的人已婚，27.2%的人單身。（章英華，杜素豪 et al. 2013）此次樣本蒐集的結果大致符合台灣人口組成情形。

而由於本研究的目地旨在檢驗客觀階級、人際網絡，以及個人基本資料三種因素，將如何影響民眾自我階級的選擇情形。因此在問卷的眾多題目之中，筆者僅篩選出部分符合本研究目的的問題，進行統計分析。在應變量的部分，將以有關民眾主觀階級選擇的問題為主；而自變量則是以客觀階級、人際網絡、個人背景因素為主。去除以上各題的遺漏值後，剩餘有效樣本為1133人。

（一）主觀階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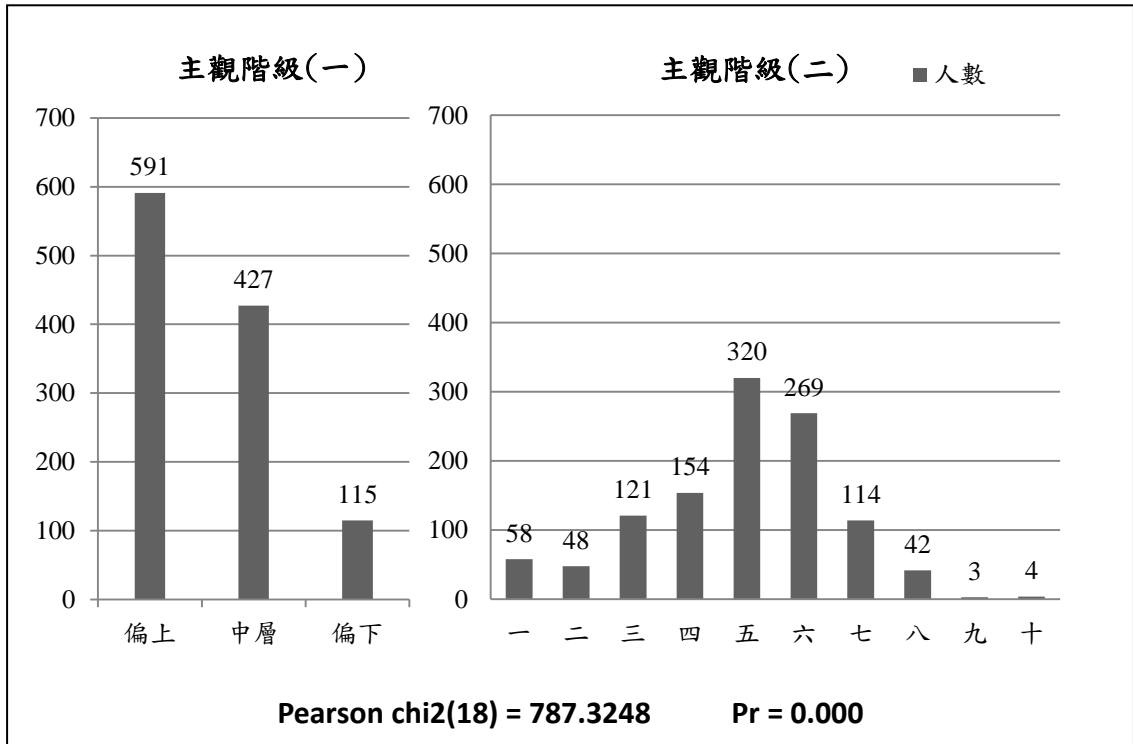
本研究所使用的問卷中，共有兩題關於主觀階級選擇的問題。分別為93題「我們社會中，有一群人比較接近上層，有一群人比較接近下層。下面有一個由上到下的圖表。請問您認為您目前屬於哪一層？」和94題「假如把社會上所有的人分成上層、中上層、中層、中下層、勞工階級和下層階級，請問您認為您屬於哪個階級？」。雖然在訪問過程中，為了避免誤答，訪員已先行確認過受訪者確實了解分類順序，且兩種主觀階級意識的答案沒有太大落差。但為求研究結果精確反映出階級意識的形成，本研究將以兩種不同的迴歸方式，分別分析兩種主觀階級，並互相驗證比較其結果。

以下將93題稱為主觀階級(一)，94題為主觀階級(二)。在主觀階級(一)中，答案所給予的階級選項為一到十級，以順序排列，數字越低主觀認同的階級也越低。筆者將保留此選項排序不進行合併，以此作為連續變量，進行線性迴歸分析(Linear regression)。在主觀階級(二)的部分，答案所給予的階級選項有六種，分別是上層、中上層、中層、中下層、勞工階級和下層階級，屬於有順序的類別變量，可用多項邏輯迴歸(Multinomial logit regression)分析之。而為了讓多項邏輯迴歸的分析結果能更清楚反映出個人基於不同的自變項，其主觀階級認同會偏上或偏下的機率，筆者將主觀階

級(二)的六種分層重新分類為主觀階級偏上、中層階級，以及主觀階級偏下三種。上層、中上層併為主觀階級偏上；中下層、勞工階級和下層階級併為主觀階級偏下。

兩種主觀階級的人數分布如圖一。在主觀階級(一)中以居中的第五層和第六層最多；在主觀階級(二)中則是偏下者居多，其次是中層階級。經皮爾森卡方檢定後，其P值小於0.000，顯示主觀階級(一)和主觀階級(二)在統計上具有相當程度的關聯，可作後續結論的比較。

圖一 台灣民眾主觀階級次數分配直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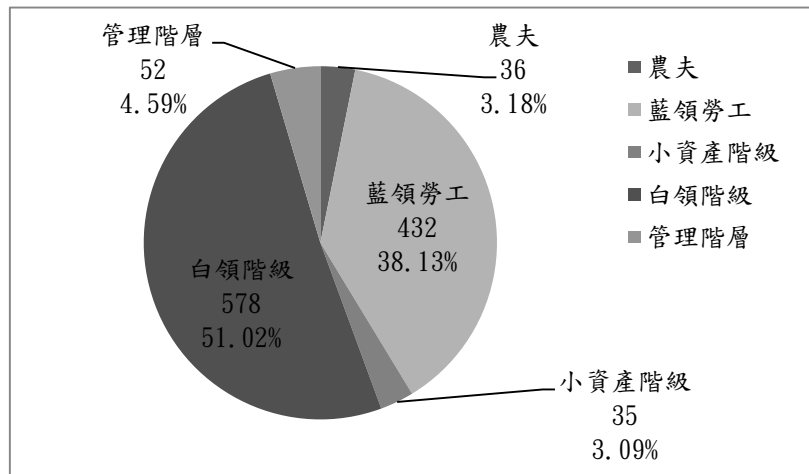


(二) 客觀階級

在客觀階級的部分，筆者採取較符合台灣階級結構的EGP階級分類方式。依個人職業、是否為自營作業、以及雇用人數多寡將民眾分成五大階級類別，分別為「管理階層」、「白領階層」、「小資產階級」、「藍領勞工」、以及「農夫」。在個人職業的認定上，則以ISCO碼為依據。是否為自營作業者則以問卷中第36題「請問您現在(以前/退休前)的工作性質為何?」為準，將「自己是老闆且有雇人」和「為自己工作，但沒有雇用其他人」兩者，認定為自營作業者，其餘則否。雇用人數多寡則是以第38題「請問您現在(以前/退休前)工作的機構大約雇用多少員工?」為準。

分類結果顯示，台灣目前的主要就業類型為白領階級和藍領階級。其中以白領階級的人數最多，超過50%，其次是藍領階級，將近40%。小資產階級和農夫最少，皆只有3%左右。

圖二 台灣民眾 EGP 階級分類次數及百分比



(三) 人際網絡

本研究欲使用人際網絡來解釋個人主觀階級的形成，因此在本問卷中諸多與人際關係有關的題目中，筆者僅揀選最適合與階級連結的一題作為自變項。問卷中最直接與階級有關聯的人際關係題目，即為第 70 題「請問在您經常來往的沒有親戚關係的人當中，這些人的社會地位，最符合以下哪一種描述？」，也就是除了家人和親戚以外，個人認為相對於自己而言，所處的社會網絡是階級高者多，還是階級低者多？並將選項依照朋友階級多為較低、相等、較高來排列。分類結果以認為朋友大部分是相同階級者的數量最多。

(四) 個人背景因素

在個人基本資料的部分，本研究僅針對性別、婚姻狀況、教育年數、年齡、個人月收入，以及目前居住地六者，來進行探討。分別為問卷中的第 1 題、第 2 題、第 6 題、第 11 題、第 106 題以及第 14 題。而為使變項適用於多元邏輯迴歸，需將各選項重新編碼。

性別：將「女性」定義為 0，「男性」定義為 1。

婚姻狀況：合併「單身」、「同居」、「離婚」和「配偶去世」為「未婚」，定義為 0 選項；「已婚」和「分居」合併為「已婚」，定義為 1 選項。

教育程度：在執行主觀階級(一)的線性迴歸時，將原本問卷中的教育程度的分類轉換為教育年數，以連續變項的方式進行統計。其設定如下：「不識字」為 0 年、「自修者」3 年、「小學」6 年、「國(初)中和初職」9 年、「高中/職和士官學校」12 年、「五(二、三)專及軍警專班、空中行專」14 年、「三專」15

年、「警官學校和大學」16年、「碩士」18年、「博士」22年。而在執行主觀階級(二)的多元邏輯迴歸時，為求分析方便，筆者將原有的教育程度重新分配成五種，分別是「小學以下」、「中學」、「專科學校」、「大學」，以及「碩士以上」。

年齡：將受訪者填寫的出生年轉換成訪談時的年齡，並刪去65歲以上的樣本。在執行主觀階級(一)的線性迴歸時，使用原本的年齡作為連續變項。在執行主觀階級(二)的多元邏輯迴歸時，再將年齡重新分成四組，分別為：「29歲以下」、「30~39歲」、「40~49歲」、「50~65歲」。

個人月收入：保留問卷原本以一萬元為間隔的分類方式，僅刪去不確定收入多少者。而表二中的基本敘述統計則是將問卷中原本的選項取中間值，轉換為連續變項。以原本金額來表示，較能看出目前台灣民眾的平均月收入。

居住地：以受訪者認為自己目前居住到什麼地區為參考。將「獨立農家」、「農村地區」合併為農村，「小城鎮」、「大都市旁的郊區」合併為郊區，都市則保留原本數據。

在本研究所使用的樣本中，男性所佔比例略多，共55%。婚姻狀況方面，已婚者較多，佔60%。平均教育年數為13年，表示教育程度多集中在國中畢業到大學畢業者之間。平均年齡在40歲左右，多屬壯年。個人月收入平均為4萬3千元，大多數受訪者的收入集中在5,000~70,000之間。居住地的分部則較平均，僅有農村地區的人口相對較少一些，佔整體的18%。

表一 本研究主要變量的敘述統計(N=1133)

變量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主觀階級				
個人主觀認同(一)	4.897	1.691	1	10
個人主觀認同(二)	1.580	0.669	1	3
EGP 階級分類				
農夫	0.032	0.175	0	1
藍領勞工	0.381	0.486	0	1
小資產階層	0.031	0.173	0	1
白領階層	0.510	0.500	0	1
管理階層	0.046	0.209	0	1
人際關係一				
朋友多是較低階級	0.088	0.284	0	1
朋友多是同等階級	0.773	0.419	0	1
朋友多是較高階級	0.139	0.346	0	1
個人背景資料				
男性	0.557	0.497	0	1
已婚	0.594	0.491	0	1
教育年數	13.393	3.196	0	22
年齡	40.036	11.452	19	64
月收入	43,159.75	38,988.29	0	350,000
居住地區				
農村	0.180	0.384	0	1
郊區	0.557	0.497	0	1
都市	0.263	0.440	0	1

表二 本研究主要變量之間的相關係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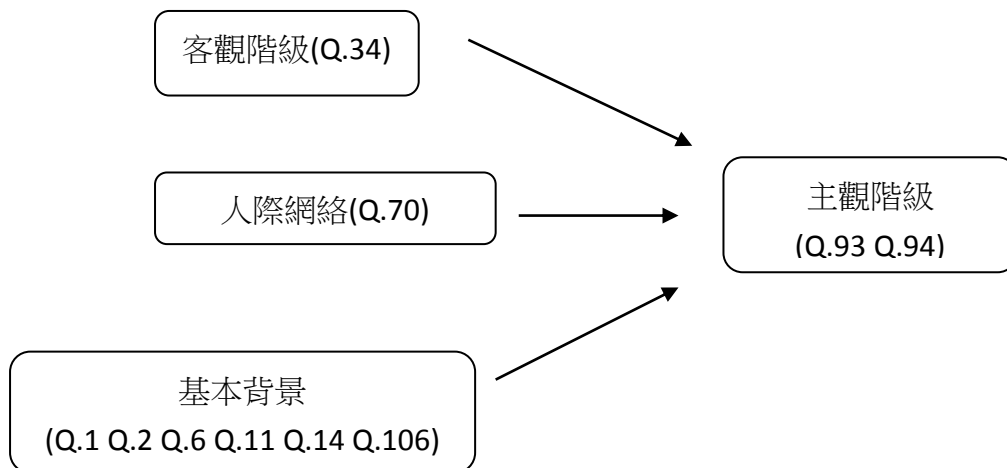
	主觀 認同一	主觀 認同二	EGP 階級	人際網絡	男性	已婚	教育年數	年齡	月收入	居住地
主觀認同一	1									
主觀認同二	0.643*	1								
EGP 階級	0.310*	0.325*	1							
人際網絡	-0.142*	-0.198*	-0.160*	1						
男性	-0.101*	-0.058	-0.139*	-0.022	1					
已婚	0.030	0.075*	-0.026	-0.079*	0.048	1				
教育年數	0.287*	0.302*	0.533*	-0.167*	0.024	-0.235*	1			
年齡	-0.033	0.026	-0.125*	-0.061*	0.082*	0.533*	-0.441*	1		
個人月收入	0.293*	0.345*	0.361*	-0.202*	0.233*	0.160*	0.336*	0.096*	1	
居住地	0.098*	0.135*	0.275*	-0.044	-0.036	-0.070*	0.256*	-0.059*	0.163*	1

註： "*" p<.05

二、研究假設與設計

- (一) 客觀階級對階級認同的影響——個人所處的客觀階級越高，代表其管理的員工越多、職業位階也越高，因此較容易認為自己所處的階級高。但加入人際網絡及個人背景因素的干擾之後，將會影響到客觀階級對主觀認同的解釋力，使其解釋程度變小。
- (二) 人際網絡對階級認同的影響——個人如何評斷身邊友人的階級，將反映到個人對自我階級的認同。若認為自己所處的人際網絡中，屬於較低階級的人多，他對自己的階級認同會偏高；若認為自己所處的人際網絡中，屬於較高階級的人多，他對自己的階級認同則會偏低。
- (三) 個人背景對階級認同的影響——以性別來看，女性的階級認同偏高；以教育程度來看，高知識分子較容易認為自己是高階級；以婚姻狀況來看，已婚者的階級認同偏高；以年齡差別來看，年齡高者，累積的財富和社會經驗也較多，因此也容易認同自己屬於較高階級；以居住地來看，越接近都市的居民，可享有的生活條件越好，容易因此形成心理優越感，使其階級認同偏高；個人的月收入越高，容易認定自己的職業位階高，因此階級認同也將偏高。

三、研究架構



伍 研究結果分析

一、最適模型檢定

本研究主要想檢驗客觀階級、人際網絡、以及個人背景因素三者，對於主觀階級選擇的影響程度。然而在同時考慮多種自變項的情況下，是否有些變項對於主觀階級的影響不大，卻在假設中被列舉出來？這是需要先解決的疑慮。因此，為了確保在後續進行迴歸分析時所使用的變項組合是最適模型，有必要先進行模型檢定。

此外，在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設一中，也欲對客觀階級和主觀階級兩者之間的連結進行檢驗。是否會因為加入了人際網絡和個人背景因素，而使客觀階級解釋力下降？這一點，也可透過模型比較得知。因此筆者提出以下七組模型，每個模型皆以 EGP 階級分類為基礎，再加入人際網絡和個人背景因素所列出的不同變項而組成。七組模型分別為：

模型一：僅控制 EGP 階級分類。

模型二：除了 EGP 階級分類以外，加入人際網絡的影響。

模型三：去除模型二中人際網絡的影響，加入個人基本背景中性別差異及婚姻狀況的影響。

模型四：以模型三為基礎，除了 EGP 階級分類、性別、婚姻狀況之外，再加入個人基本背景中受教育年數的影響。

模型五：以模型四為基礎，除了 EGP 階級分類、性別、婚姻狀況、教育年數之外，再加入個人月收入多寡的影響。

模型六：以模型五為基礎，重新加入人際網絡的考量。

模型七：以模型六為基礎，除了 EGP 階級分類、人際網絡、性別、婚姻狀況、教育年數、個人月收入之外，加入年齡和目前居住地的影響。

由於本研究所採納的主觀階級變項分為兩種，在進行模型檢定時，需分別以線性迴歸 (Linear regression) 和多元邏輯迴歸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兩種方式進行計算。但考量到多元邏輯迴歸的模型檢定列出太多項目，不易進行直接比較，因此在檢驗不同模型中各變項的迴歸係數變化時，筆者將以線性迴歸的結果為主。最終選擇最適模型時，再共同考慮對兩種主觀階級而言最適當的變項組合。

欲檢驗 EGP 階級的迴歸係數是否會受其他因素加入而有所改變，可透過觀察不同模型下各變項迴歸係數的增減得知。如下表三，EGP 階級的迴歸係數，在控制了人際網絡的影響後，只有些微的減弱，從 0.482 下降到 0.459。表示個人的交友狀況，僅些微干擾到 EGP 階級和主觀階級的連結。但在模型

四中，控制了教育程度之後，則較明顯的使 EGP 階級的迴歸係數下降至 0.294。模型五，控制個人月收入後，其下降幅度也不小，從 0.294 再縮減到 0.197。從這個現象可以發現，個人背景因素中的教育年數和個人月收入，是使 EGP 階級的迴歸係數大幅減少的主要變項。表示在 EGP 階級的影響力有部分來自教育程度和個人月收入，且後兩者本身對於自我階級認同的影響程度皆具相當程度的顯著性。

表三 線性迴歸模型檢定——主觀階級認同(一)的迴歸係數(N=1133)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模型七
EGP	0.482*** (10.95)	0.459*** (10.32)	0.471*** (10.60)	0.294*** (5.60)	0.197*** (3.70)	0.198*** (3.67)	0.194*** (3.60)
人際網絡		-0.340*** (-3.34)					-0.184 (-1.84)
個人背景							
男性			-0.206* (-2.12)	-0.285** (-2.95)	-0.479*** (-4.86)	-0.487*** (-4.93)	-0.484*** (-4.91)
已婚			0.141 (1.45)	0.304** (3.06)	0.144 (1.44)	0.090 (0.80)	0.082 (0.73)
教育程度				0.111*** (6.09)	0.084*** (4.60)	0.093*** (4.64)	0.089*** (4.39)
月收入					0.11*** (6.97)	0.109*** (6.76)	0.106*** (6.54)
年齡						0.005 (1.02)	0.005 (0.87)
居住地						-0.049 (-0.66)	-0.046 (-0.62)
常數項	3.374*** (22.95)	4.147*** (15.16)	3.441*** (19.76)	2.464*** (10.50)	2.704*** (11.63)	2.505*** (6.98)	3.002*** (6.68)
R-squared	0.096	0.105	0.101	0.130	0.166	0.167	0.169

註："*" p<.05, "***" p<.01, "****" p<.001

()內為 t 值

而整體模型的解釋力比較，以及最適模型的選擇，則可由表四的模型檢定結果來看。在主觀階級認同(一)中，若不考慮其他因素的干擾，EGP 階級分類只解釋了 9.6% 的主觀階級選擇。若加入人際網絡的考量，依模型二的結果，也只能提升 1% 的解釋力。此時如果先排除人際網絡，在僅加入個人背景因素的情況下，可提升的解釋程度則較大。如模型六的結果，其姐是程度達到 16.7%。也就是說，個人背景因素對於民眾的階級認同，仍比人脈或身邊友人的階級影響要來的強。且在個人背景的六種因素中，個人月收

入對於模型的解釋力提升最多，從模型四到模型五的 R-Squared 比較可發現，個人月收入提升了 3.6%對於主觀階級認同的解釋力。

雖然在模型五和模型六中，加入年齡和居住地對於主觀認同一的影響不大。但在主觀認同二的模型中，仍加強了部分模型的適用程度，使 LL 由 -926.6 增加到 -917.7，Chi2 也從 275.6 提升到 293.4。因此在選擇最適模型時，還是需要將年齡和居住地考慮其中。而無論是線性迴歸或多元邏輯迴歸，模型檢定的結果皆顯示最適模型為模型七，其 R-Squared 最高，LL 的數值也最大。因此在後續進行線性迴歸和多元邏輯迴歸時，皆使用模型七所列舉的變項進行統計分析，分別是：EGP 階級分類、兩種人際網絡，以及個人背景因素中的性別、婚姻狀況、教育年數、年齡、個人月收入和居住地，總共九個變項。

表 四 最適模型的選擇 (N=1133)

模型	變量選擇	主觀認同一	主觀認同二	
		線性迴歸	多元邏輯迴歸	
		R-Squared	LL	bic
模型一	EGP 階級分類	0.096	-993.2	2056.8
模型二	EGP 階級分類、人際關係一、人際關係二	0.105	-975.3	2049.0
模型三	EGP 階級分類、性別、婚姻狀況	0.101	-988.3	2075.1
模型四	EGP 階級分類、性別、婚姻狀況、教育年數	0.130	-959.9	2074.6
模型五	EGP 階級分類、性別、婚姻狀況、教育年數、個人月收入	0.166	-933.5	2035.8
模型六	EGP 階級分類、性別、婚姻狀況、教育年數、年齡、個人月收入、居住地	0.167	-926.6	2092.3
模型七	EGP 階級分類、人際關係一、人際關係二、性別、婚姻狀況、教育年數、年齡、個人月收入、居住地 (最終選擇模型)	0.169	-917.7	2102.6

二、主觀階級認同(一)的決定因素

透過線性迴歸的統計結果顯示，民眾在選擇自己屬於何種階級時，無論是客觀階級、人際網絡，還是個人背景，都可能對其造成顯著性的影響。而且在排除了變項數量的干擾後，由三種自變項組合而成的模型仍存有 0.1632 的解釋力。表示客觀階級、人際網絡，以及本研究納入的個人背景等因素，確實詮釋了 16% 以上的主觀階級選擇行為。

其中，客觀階級對主觀階級的影響，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況下，仍顯著的達到 0.19。表示即使其他因素也可能左右民眾的選擇行為，但客觀階級對主觀階級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影響。個人的客觀階級若提升一個層次，將有效的反應到自我認同階級的提升。且每攀升一個職業階級，就有可能增加 0.2 的主觀階級認同。

另外，在人際網絡方面，雖然該變項未達顯著，其 P 值也相當接近 0.05，可以列為討論的一部份。而值得一提的是，人際網絡的測量結果並不如假設所預期。身邊的朋友多屬於何種階級對主觀階級的影響，在統計結果裡呈現反向關係。此結果顯示，認為朋友多是比自己高階級的人，其主觀階級會較低；但當朋友多是比自己低階級時，其主觀階級的選擇結果會較高。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可能是因為此題的設計顯現了人際網絡中的比較心態。在回答身邊朋友的階級時，若他人的階級較高，容易使受訪者出現相互比較下的相對剝奪感，因此在自我階級的選擇上會顯得較自卑。同樣的，若身邊朋友的階級較低，也容易使個人感覺優越，對於自我階級便較有自信，選擇結果偏高。

而在個人背景的部分，除了是否為男性和居住地與主觀階級的選擇成反向關係之外，已婚與否、教育程度、年齡，以及個人月收入等變項都是正向關係。但婚姻狀況、年齡和居住地的影響皆未達顯著，在此便不列入討論。而對比先前研究的結果，女性在階級選擇上仍較男性高(薛承泰 1997)。再者，教育年數的多寡對主觀階級也有顯著加分的效果。個人的教育程度越高，其主觀階級就越高，但增加幅度不大，每多受一年教育，只會使自我階級的選擇結果顯著提高 0.08。另外在個人月收入方面，影響程度也相當顯著。若個人月薪每增加一萬元，可有效使主觀階級向上提升 0.107。此結果也呼應了先前的調查。當問到台灣民眾在想像自己階級定位時會以何者作為考量，有三成的民眾會將經濟狀況列為第一個考量因素(吳乃德 1994)。

總體而言，相對於客觀階級，人際網絡的顯著性較弱，對自我階級選擇結果的影響較不穩定。而且即使教育程度的測量結果具有一定的顯著性，但影響幅度也比客觀階級要小很多。另外，性別的迴歸係數會較大，則是因為分類較少，而使得統計結果較極端。因此在眾多其他因素之中，僅剩個人月收入與客觀階級的影響程度相當，兩者皆與個人職業有關。由此可知，台灣民眾再想像自我階級的定位時，主要仍是憑藉職場位階的高低來判斷。

表五 主觀階級認同(一)的線性迴歸估計

	迴歸係數	標準誤	P> t
EGP 階級分類	0.194***	(0.05)	0.000
人際關係一	-0.184	(0.10)	0.067
個人背景			
男性	-0.484 ***	(0.10)	0.000
已婚	0.082	(0.11)	0.463
教育年數	0.088 ***	(0.02)	0.000
年齡	0.005	(0.01)	0.386
個人月收入	0.106 ***	(0.02)	0.000
居住地	-0.046	(0.07)	0.532
常數項	3.002***	(0.45)	0.000
R-squared		0.1691	
Adj R-squared		0.1632	
Prob>F		0.000	
N		1133	

註：**" p<.05, "***" p<.01, "****" p<.001

三、主觀階級認同(二)的決定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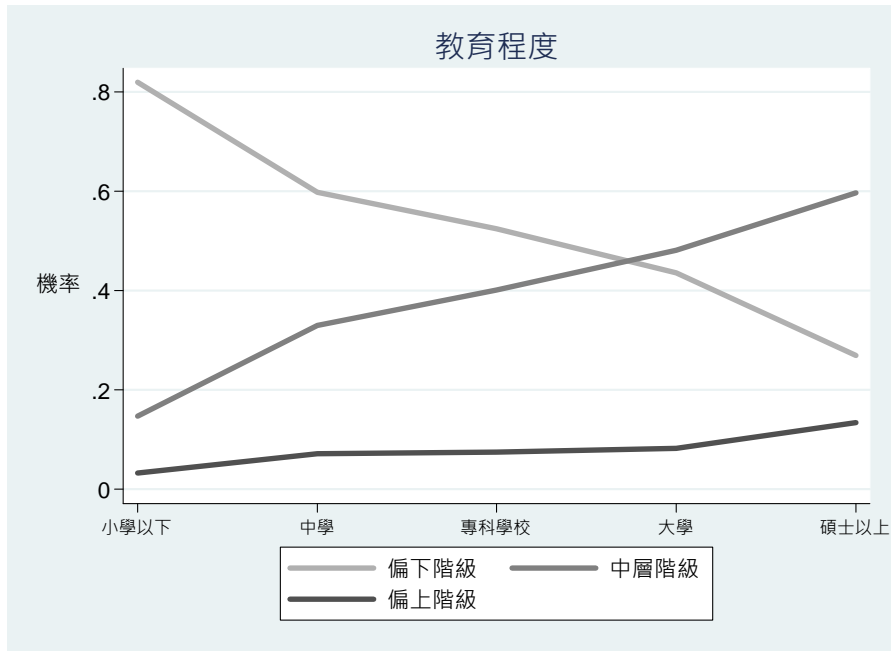
以 EGP 階級來看，在選擇中層和偏上階級的相對風險中，最有顯著差異的是藍領勞工。相對於白領階層而言，藍領勞工認為自己屬於中層階級的比率為 0.578，而偏上階級的比率為 0.443。換句話說，在其他條件皆不變的情況下，藍領勞工選擇中層階級而非偏下階級的機會是白領階層的 0.578 倍，而選擇偏上階級而非偏下階級的機會也僅有白領階層的 0.443 倍。藍領勞工認為自己屬於中層或偏上階級的機會皆不如白領，他們較傾向認為自己屬偏下階級。

而個人對所屬人際網絡的評斷，則是只有在主觀認同屬偏上階級的選擇時才會發生效用。相對於交友範圍為同等階級者，個人的交友範圍內有越多比自己低階級的人，其主觀階級偏上的比率為 3.608。也就是說，認為較低階級朋友多者，選擇階級偏上的機會，比同等階級朋友多者增加了 2.6 倍左右。個人在人際網絡中所感受到其階級的優越感，在選擇偏上階級的時候會特別明顯。

在個人背景的部分，因居住地以及婚姻狀況的結果皆不顯著，在此便不列入討論。而性別、教育程度、年齡，以及個人月收入四者，對主觀階級認同的偏好都有顯著性的影響。在性別的部分，男性對自我階級認同的傾向較低，其認為自己屬於中層或偏上的比率，皆只有女性的 0.5 倍左右。

以教育程度不同來說，個人的學歷越高，其自我階級的認同也越容易偏高。相對於中學畢業的教育程度，小學以下者較不認為自己會是中層階級，其比率僅有 0.326，也表示小學以下者認為自己屬偏下階級的機會較大。而個人的教育程度若為大學，則較容易認為自己屬於中層階級，且其機會是中學畢業者的 2 倍。若擁有碩士以上的教育程度，也將顯著反映到階級認同的選擇上，其認為自己屬中層或偏上的機會皆最高，達中學畢業者的 4 倍左右。由圖四可更清楚看出教育程度對階級認同的影響，教育程度越高，認為自己階級偏下的機會降低，選擇中層階級的概率提高。而雖然選擇偏上階級的概率依然偏低，但擁有大學以上的學歷背景，仍能稍微提高台灣民眾選擇偏上階級的概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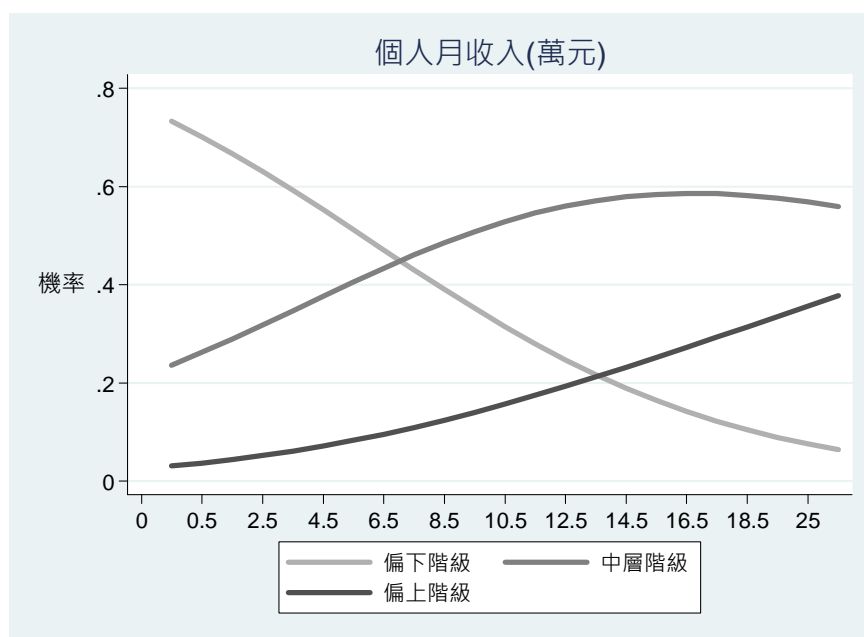
圖三 階級認同傾向之機率分布－教育程度的影響



以年齡差異來說，僅有五十歲到六十五歲的人，在階級認同的選擇上與四十幾歲的人之間有著顯著差異。相對於四十幾歲的人，五十歲到六十五歲的人，其階級認同偏上的比率為 2.469。換句話說，中年人口選擇偏上階級而非中層階級的機率，是壯年人口的 2.5 倍之多。中年人口較容易認為自己屬偏上階級。

以個人月收入的多寡來說，無論在中層或偏上階級的選擇上，都有顯著性的影響。個人月收入每增加一單位，約一萬元左右，即可讓個人在主觀階級為中層的機率比原本增加 0.162 倍，偏上階級的機率增加 0.252 倍。認同自己為偏上階級的增加比率較中層略多一些，表示收入的增加，將使民眾更容易將自己歸類於偏上階級。由圖四的結果也可以佐證這一點。民眾收入若增加，會使其選擇偏下階級的機率大幅降低，逐漸轉而認同自己是中層或偏上階級。在個人月收入超過 7 萬時，民眾認為自己是中層階級的機率超越了偏下階級的機率。也表示了在台灣民眾心目中，需要月收入超過 7 萬的基礎，才較能使自己從偏下階級的處境中脫離。而整體而言，選擇中層階級的發生機率仍比偏上階級要來的高。直到個人月收入超過 16 萬元時，主觀認同為中層階級的機率才開始趨緩，有下降的趨勢，而偏上階級的機率仍穩定增加。也就是說，在超過 16 萬元的月收入標準後，人們將越來越肯定自己屬偏上階級。

圖 四 階級認同傾向之機率分布—個人月收入多寡的影響（以萬元為單位）



總而言之，EGP 階級的不同、對人際網絡的評斷，以及個人背景中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薪資的差異，都對主觀階級的認定有顯著性的影響。而雖然整體來看主觀認同偏上的機率皆不高，但教育程度的增加或月收入的增加等等，仍有助於提升其機率。且個人對人際網絡的評斷越低、以及年齡越高，也能有力的提高個人對自我階級的定位。

表六 主觀階級認同(二)的多元邏輯迴歸估計：以主觀階級認同自己屬偏下階級為對照組之相對風險值(RR)

	主觀階級認同	
	中層/偏下	偏上/偏下
EGP 階級分類(對照組：白領階層)		
農夫	0.906 (0.41)	0.866 (0.71)
藍領勞工	0.578*** (0.10)	0.443*** (0.14)
小資產階層	1.156 (0.46)	1.130 (0.70)
管理階層	0.827 (0.36)	1.629 (0.81)
人際網絡的評斷(對照組：同等階級)		
朋友多是較低階級	1.335 (0.37)	3.608*** (1.21)
朋友多是較高階級	0.727 (0.15)	0.923 (0.34)
個人背景		
男性	0.593*** (0.09)	0.439*** (0.11)
教育程度(對照組：中學)		
小學以下	0.326** (0.14)	0.338 (0.26)
專科學校	1.384 (0.29)	1.191 (0.41)
大學	2.000*** (0.41)	1.580 (0.54)
碩士以上	4.009*** (1.34)	4.139** (1.89)
年齡(對照組：40~49歲)		
29歲以下	0.887 (0.21)	1.055 (0.45)
30~39歲	0.847 (0.17)	0.984 (0.32)
50~65歲	1.109 (0.24)	2.469** (0.80)
個人月收入	1.162*** (0.04)	1.252*** (0.05)
常數項	0.374 (0.11)	0.043 (0.02)
Log likelihood	-917.69	
LR chi2(28)	293.41	
Pseudo R2	0.1378	
Prob>chi2	0	
N	1133	

註：(1) "*" p<0.05, "***" p<0.01, "****" p<0.001

(2)"()"內為標準誤(SE)

(3)因居住地以及婚姻狀況的結果皆不顯著，便不列在表中

一、研究結果

近幾年來，社會科學在其他知識領域的擴展，使得相對較傳統的階級研究產出，已不如過去豐沛。然而一直以來，無論在學術界或是現實生活中，階級都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人們從出生到死亡，所經歷的社會環境與生活經驗，都在反覆建構起人們對於自我階級的定位與認同。但先前投入階級認同研究的學者，卻較少對整體階級認同的組成因素進行探討。而透過本研究的分析結果可以看到，在今日台灣的社會結構之下，民眾對於自我階級的認定，已不全然受客觀階級所支配，個人月收入的影響程度已經與客觀階級相當。

本研究針對兩種階級認同分析的結果，大致上皆支持研究假設的觀點。客觀階級的增加，將顯著帶動主觀階級的增加。另外，在各個客觀階級之中，屬藍領勞工的偏好最為明顯。擔任藍領勞工的民眾，較有認為自己是偏下階級的傾向，比起其他客觀階級更有明確的選擇行為。另外，在加入人際網絡及個人背景因素的干擾之後，也確實影響到了客觀階級對主觀認同的解釋力，使其解釋程度變小，與研究假設一預設的結果一致。

而在假設二的檢驗中，人際網絡的評斷和主觀階級之間雖然不具線性關係，但主觀階級(二)的結果顯示了個人若認為身邊友人的階級比自己低，其主觀階級認同將偏高。也就是說，個人對於身邊友人的評斷若較低，在某種程度上會透露出對自我階級的優越感，並且明顯的反映到其自我階級的認同上。從這個結果可以導出，台灣民眾對自我階級偏高的肯定，有部分是將自己與他人進行交流比較而來。

在假設三的檢驗中，個人背景對階級認同的影響有多項達到顯著，且在兩種主觀認同的分析中，結果皆可相互印證。以性別來看，女性的階級認同偏高，相對的男性的階級認同也就偏低。以教育程度來看，教育程度越高，階級認同也越高，兩者成正向關係。擁有高學歷的高知識分子，相對的便較容易將自己歸類為偏上階級。以年齡差別來看，僅有50~65歲的中年人，明顯具有階級認同的偏好。比起其他年齡層的人，他們較容易認同自己屬於偏上階級。而在個人背景因素中影響程度最大的變項，即為個人月收入。收入越高，越容易認定自己的階級位階高，階級認同也將明顯的往偏上發展。

回應本研究一開始的研究問題，在客觀階級、人際網絡，和個人基本因素三者相比較之下，客觀階級對於主觀階級的選擇行為仍較具解釋力，但個人月收入的影響程度之大，也顯示了民眾對於自我階級的認定，薪資的多寡也是一大重點。透過本研究的分析結果，雖然已初步找出部分的影響的因素，但此研究結果，也只適用於近期內台灣民眾的主觀階級選擇行為，其選擇行為仍會隨著情境和問題的不同而有所改變。人們在不同的時刻、處於不同的社會結構中，思考自我的方式也會有所差異，對自我階級的認定也將跟著擺盪不一。人們的意識和想法如何被建構出來，一直都是難以得出結果的謎題，這也是長期以來主觀階級研究需要面對的一大困境，但也是因為這樣的不定性，讓主觀階級更值得我們去探索。

二、研究困境與建議

主觀階級是一個龐大的議題，本研究僅探討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對客觀階級對主觀階級的影響提出疑慮，並加入其他因素一起討論，試圖回答台灣民眾的主觀階級是如何成形的問題。但本文所參考的相關文獻皆為台灣學者在主觀階級上的相關研究，沒有將國外的研究資料納入其中，也使得本文較缺乏理論上的穩固基礎。且本文所採用之三種自變項，對於主觀階級的整體解釋力也只達0.16，表示仍有其他可能的影響因素並不在本研究範圍內，需要後繼研究者投入去尋找。除此之外，本研究所使用的問卷資料，僅限於2012年的訪調結果，並未加入多年的資料一起比較，無從得知民眾在主觀階級選擇上是否穩定受此三種因素影響。且此份問卷雖然以社會階層為主題，但有關主觀階級問題的編排並不多，這也是本研究在尋找主觀階級成因時的阻礙之一。未來台灣變遷調查資料庫在設計階級相關問卷時，若能增加更多有關個人主觀意識的問題，或許能更開拓後繼階級研究的發展方向。

而個人意識的形成，並非量化數據可以完全概括的。人類意識形成的原因相當多樣且複雜，每個人的意識成因都不一樣，因此，在詢問台灣民眾主觀階級時，問卷的編列以及訪員的問法更需要更謹慎的安排。另外，本文僅以量化方法對個人主觀階級意識進行分析，未加入質化訪談更深入的探索主觀階級的成因，也使得研究結果只能作一個概括性的討論。若未來的研究者能夠從質化方式著手，將個人特殊情況考慮其中，累積更多主觀階級的研究資料，其結果也將助於後續量化研究或階級問卷擬定的改良。

柒 參考書目

- 朱若蘭 (2002). 台灣報業記者勞工意識的建構與轉變 (1984~2002 年).
- 吳乃德 (1994). 階級認知和階級認同：比較瑞典、美國、台灣，和兩個階級架構.
- 林宗弘 (2013). "失落的年代:臺灣民眾階級認同與意識形態的變遷."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第二十五卷第四期: 689-734.
- 徐沛雯 (2005). 家庭社經地位、文化資本及主觀階級認同對教育成就影響之研究.
- 秦廣強 (2011). "新韋伯主意階級框架起源與演變、操作與理論." 國外社會科學 第六期.
- 章英華, et al. (2013).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六期第三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許嘉猷 (1987). "台灣的階級結構." 中國社會學刊 第十一期: 25-60.
- 許嘉猷 (1994). 階級結構的分類，定位與估計.
- 黃毅志 (1998). "社會階層、社會網絡與心理幸福." 台灣社會學刊 第二十一期: 171-210.
- 黃毅志 (2011). "各項「接觸的社會資本」測量對現職地位、工作類別、收入與階級認同之影響." 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 第二十六期: 81-122.
- 蔡瑞明 (2008). 台灣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的研究, 群學出版社.
- 蕭新煌 (1994). 新中產階級與資本主義：台灣美國與瑞典的初步比較.
- 薛承泰 (1997). "「中下階級」或「工人階級」?——主觀階級認同的社經基礎." 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 第三期: 5-49.
- 關秉寅 (2001). 台灣社會民眾的階級認同：潛在類別分析.